

博弈

房战中的最后目标

剑冰◎著



作家出版社

博弈

房战中的最后目标

剑冰◎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弈：房战中的最后目标 / 剑冰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063-7548-1

I. ①博… II. ①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8073 号

博弈——房战中的最后目标

作 者：剑 冰

责任编辑：刘英武

装帧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ng@zuojiang.net.cn

<http://www.haozuojiang.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40

字 数：440 千

印 张：24.5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548-1

定 价：37.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古村 / 001

槐树村 / 005

造城 / 117

雏形 / 232

杏花绽放 / 362

古 村

千百年来，渭河流经潼关注入黄河，然后一路向东，滔滔不绝，汇入了大海。在潼关一带，黄河水之所以气势磅礴，风高浪急，来了一个九十度的大拐弯，是因为遇到正南面横卧着的秦岭山脉死死地阻挡。在这些蜿蜒山脉之中有一段是五峰凸起，很雄奇，仿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因此得名为莲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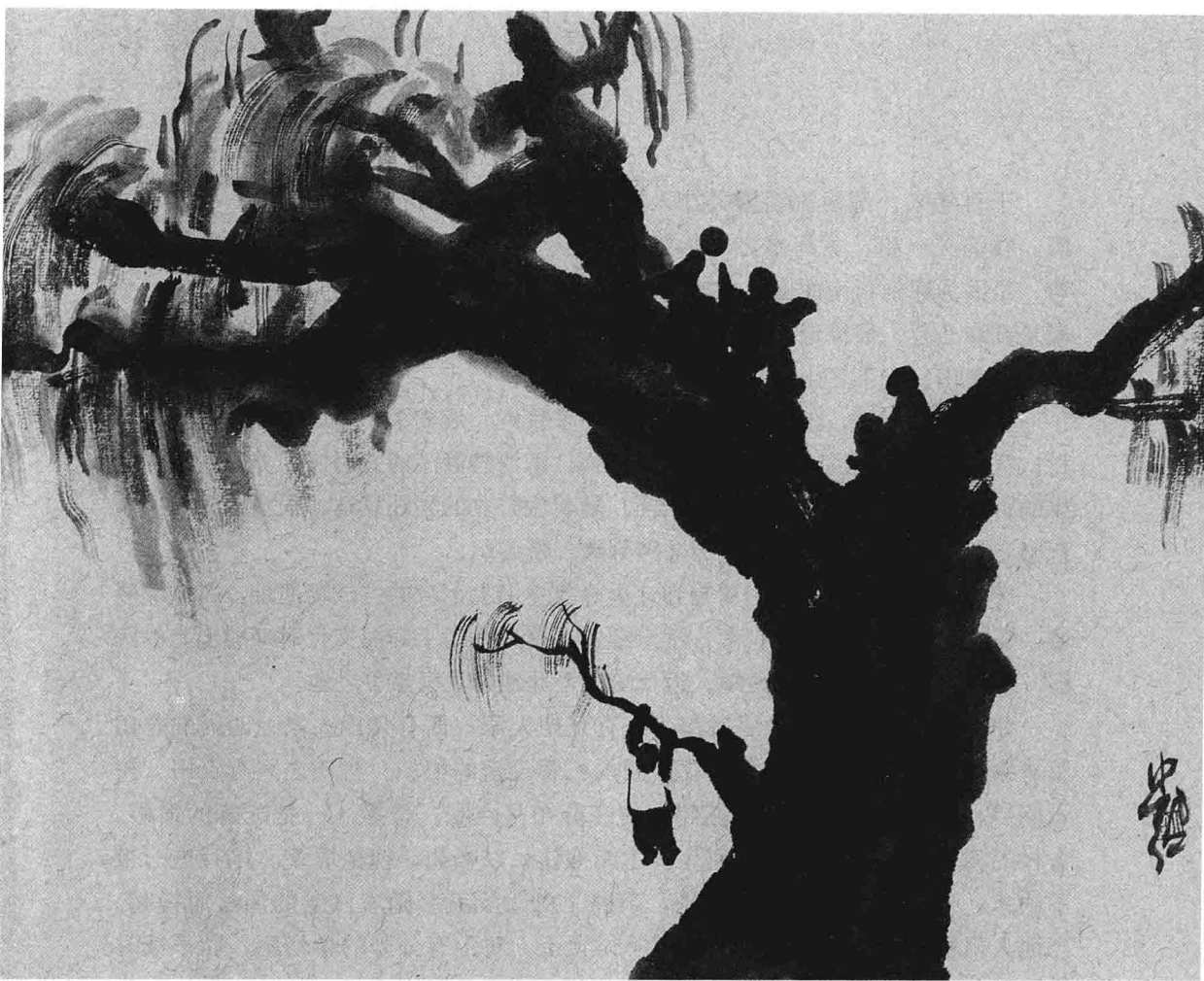
莲花山，天下名山。

在莲花山东麓，生生不息地生存着许多百姓，形成了十五个不同姓氏的自然村。村庄离渭河不远，也就十公里的路程。渭河静静流淌的时候，养育着沿河两岸的百姓，所以被称为当地的母亲河。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发达，很多人到关中游玩必定要游莲花山，之后，就会顺路到这一带游玩。

历史的渊源，促使人们喜爱到这里寻找史书上记载的古战场遗址、古城墙废墟，还有隋朝皇帝的陵墓。考古学家还曾在这里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出土的陶器，那时就有人类居住在此地。近代史上，此地乃兵家常争之地。

如今，村庄沿丘壑布局散落，东有几户人家，西有几户人家。四周的农田里有密密麻麻的坟墓群。许多坟墓圈内长着茂密的松柏。村庄之间有农田、树木间隔，小路相连。从高空俯瞰，村庄分布呈点状，像撒了一把芝麻的缩影。古村的树木茂密，有些树粗到几人才能抱住，以杨树、槐树居多。尽管这一带不缺水，但如果连续多日不下雨，道路上的尘土就会随着汽车的经过而扬起。当地人祖祖辈辈与黄土为伴，他们不讨厌土，对土有分外的亲切感，肚子饿时常常手都不洗，拿起路边叫卖的烧饼吃得贼香，还喃喃自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绕过这些村落往南走，大约有十公里的路程，就到了莲市主城区。就这么一点点距离，而城乡两边的生活差别极大。相比主城区，村民的生活基本是宁静的，祥和的，若忽略乡邻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和男欢女爱的风韵事，是与世无争的，静谧的。当然，村民大都不富裕，有的家庭还相当贫困。也许因为经



村头涝池（选自李小超《远去的村庄》一书）

历过战乱，经历过河流决堤泛滥的洗礼，村民给大家的印象并不像传统意义上说的那样朴实、憨厚，反而多了几分狡诈、世俗和戒备之心。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过后的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要将十五个村夷为平地，然后在上面就地造城，和主城区相连，让村民农转非变成居民，住上楼房，用上煤气，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的消息，是真是假，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经一传十，十传百，村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热闹不仅来自于村里的留守人，还来自政府、媒体、记者的热情参与。此场面近三十年未曾见过，就算富贵人家办红白喜事，都是无法比拟的。

资讯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速度之快，发酵范围之广，是十分惊人的。站在全国范围去看，把乡村改造成新型城镇，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沿海及内陆许多省市早已如火如荼地进行过，结果是有人高兴，有人骂街。现在政府说了，城镇化是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村民致富的必由之路。抓住了机遇，意味着用不了多久就会过上好日子。因此，多数人翘首以待了。当历史走到今天，即使再有多大的惠民政策，都不会一呼百应的，总有人逆向思维。村变城这件事，也是如此。

逆向思维的人们组成了维权小组开始活动了。活动的用意很清楚，无非趁失去土地和居所的最后机会获得多一点利益。村民的说法是，不争白不争，不闹白不闹，只有争了闹了，才有机会得到。不过，村民很快发现，城镇化的事情区里似乎并不知情，而知情的是在市里。村民一上访，政府立即感觉有不和谐、不稳定的迹象，为此，要求宣传部门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村民正确理解城镇化的伟大意义，要让村民想得通，自觉自愿合作。宣传部长王珍担当了统一对外发言的职责。她拿着市里的初步规划，像复读机一样，不厌其烦地对着上访的村民讲解，希望打消上访者的疑虑。她说：市里确有考虑，大约花十年时间，改造完十五个村子；五年内，先行改造完十个村子；再用五年时间，改造完最后五个村子。为了解决村民上楼后的后顾之忧，政府会为村民建造比主城区还要美观的洋房，而流转出来的土地小部分造城，大部分搞现代农业、林业，将成立农业公司，村民可以是农业公司的股东和产业工人，也可以选择只做产业工人，村民最关心的社保问题将由农业公司依法妥善解决。

消息被证实，有些村庄的村民马上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会议期间，争论不休。他们一点都不累，从始至终都精神亢奋。不久，诧然了。诧然来自于有识之士对市里的不信任，因为过去这种消息、承诺太多了，没有一次真正兑现过。他们认为这是市里又一次给村民画的烧饼，是为某些当官的中饱私囊找来的一个瞒天过海的大借口。有人直接叫嚣，这次绝不能再上当了。为此，形成了没有文字

记录的统一口径：若利益没有最大满足，誓要与政府周旋到底。

热议数月，许多人口干舌燥，却不见市里有任何实际动静，于是偃旗息鼓了。可有那么一天，地方报纸大幅报道市政府请来了省政府要员、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和商家聚集在市里最豪华的四星级酒店，共商推动莲市城镇化建设这件大事。各路精英纷纷建言献策，可谓盛况空前。

这一报道又一次挑动了十五个村村民们的神经。

槐树村

1

市委常委办公室。

说起这栋办公大楼，和很多同级的地级市比较，太寒碜了。五层高的楼，外立面的抹灰有多处脱落，远看以为是个被遗弃的危楼。有领导不止一次要求新盖一栋气派的大楼，黄鹏宇书记想了很久，也和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德兴私下议论过，最后没敢下决心。本市是个农业大市，没有大型工业，因此税源少，导致底子薄，负担重。近年来，招商力度虽然加大了，却不见有成效。有时关起门来讲，黄书记自己对本市发展都缺乏信心，当然在外面还是要掩饰的，甚至打肿脸充胖子把梦想虚构一番。他明白，做书记这个职位，是名副其实的本市一号人物，所以，责任自然比天要大。

元旦刚过，黄鹏宇誓言动真格了。

他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吹风会。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都来了。围在一个圆形的会议桌旁，有说有笑，和平常一样。有人抽烟，烟雾缭绕。他们没有一人知道书记今日开会的目的，就连余德兴都不能例外。有人聊起《保卫延安》连续剧，说拍得好，编剧好，故事好。

身着深色西服的黄鹏宇走进会议室，发型侧分。他的发型永远打理得一丝不乱。他坐到了空出来的中间位，顺手打开笔记本。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开会都事先做好提纲，拟好要点。尽管他口才特好，但不想把重要观点在说话激动的时候忘记说出来。环视了一周，和大家寒暄了几句，会议就正式开始了。

“同志们，今天召集的临时会议我有一件事，必须郑重地通过会议告诉大家。就此事，我想了很久，甚至彻夜难眠。关于城镇化，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中央的意思，积极部署，而且有所作为。年前，我参观过沿海一些城市的建设项目，其实不难的。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抓住机遇实现 GDP 快速增长的大事，是造福百姓

惠民的大事。具体而言，要扎扎实实地落实去年确定的就地城镇化建设方案。不能再等了，再等，更会落伍的。就从杨家坡和张村开始，边试边行。”

黄鹏宇看了一眼余德兴。对上眼了。余德兴心知肚明，非常默契地点点头，算是点赞了。

黄鹏宇接着说：“我身处这个位子不能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空架子，愿意和大家一道真抓实干。今后，需要到省里跑规划跑指标的事，我一不推二不让，会竭尽全力的。”

黄鹏宇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突然，令在场的许多人为之振奋。过去，他是反对快速推进城镇化一事的。

为此，余德兴第一个表了态，说自己会坚决落实，努力工作。

的确形势逼人啊。眼看这任班子还有两年多就到了换届，和许多兄弟城市相比，莲市这几年没什么亮点可拿出来摆一摆，到了乏善可陈的地步，因而，一把手急切寻找一个新突破口是可以理解的。按照官场的规律来说，换届升职与业绩好坏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点没人会质疑的。过去几年，本市工作之所以平平淡淡，有人把责任归咎到书记和市长面和心不和之上。表面上，书记和市长的劲往一处使，可实际上，两人的做法经常南辕北辙。这一点，大家心中都清楚，只是没有人点破而已。

当然，谁都明白官场的游戏变幻莫测，诡异复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唯一不变的是要尽力做好自己，让周围人、让百姓满意，然后听天由命。至于莲市的业绩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内部是要合拍的，也就是要统一思想的。为此，给政府进言的声音不少，但大主意须由主要领导来决策。一项正确的决策来自眼光、心胸和魄力，还有相当成分是运气。为了赢得时间，获得主动，近一年来，市委、市政府倾全市之力，听汇报，拟规划，到全国不少省市取经。有人急了，骂市委、市政府全是一帮蠢材，蠢得像一窝猪一样，只知道调研，却下不出一个优良猪仔来。终于到了去年底，莲市有关城市建设北扩、东进、南移的方案基本敲定，可市委书记反而犹豫了。这对莲市来说，将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为啥这么说，是因为这里出来的官员和百姓向来因循守旧，抱着先人留下的古迹做春秋梦，守着风景名胜不思进取。这也许与关中人们的传统观念有关系，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这里依然死水一潭，人们的思维方式、做事方法还跟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换句话说，已经被发达城市抛离了二三十年。

黄鹏宇曾经给余德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不看好新城镇建设这阵风，等这阵风过去了，看清楚了再说。如今，书记要亲自过问此事，当然是好事了。余

德兴这么想着。和谐气氛下，书记过问得越多越好。如果二位主要领导当真和谐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话说回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之中，余德兴对上面提出的新城镇建设的理解是到位的，深刻的。

不止在一个场合，余德兴认为，建设新城镇不仅是一项政绩工程，每年还可拉动 GDP 五个百分点，又是一项民生工程，更重要的是冲破传统意识的良机。他所指的民生工程有两大含义，一是可给周围村庄带来真正的实惠，二是在城北挖一个大湖，让大湖发挥蓄水作用，可防患水灾之苦。于是，他很快将自己从繁杂的事务中暂时抽离出来，带了几个智囊，躲到一家私人宅院，沉下心，摊开规划图，把新城镇建设的事情像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地琢磨。

余德兴，农民出身，从科员干起，一步不落向上走，深知惠民的重要性。大学毕业后，做过管农业的副县长，管全面事务的县长、书记；做市长之前，被交流到秦都地区管过招商、经贸，升任为副市长；到莲市任市长已近三年。若按常理理解，过两三年又要有所变动了。他一路走来，时刻记住老父亲给他的叮嘱：“你任职一方，须造福百姓。”可惜啊，和黄书记之间的磨合期太长了，太久了，是导致三年无所建树的重要原因。

“既然书记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那意味着机会到了。”他磨刀霍霍，誓言要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

黄鹏宇召集的会议结束后，余德兴信心百倍，兴奋不已，他知道这件事最直接的责任一定落在自己身上，因为自己是市长。

在他办公室，坐了几位副手。

他问：“任务明确了，看谁能担当此任？”

副手们开动脑筋，不一会儿，一共推荐了五人。

他一一分析，都不尽满意。他曾经指挥过大工程，知道一旦一项事业的路线和方向确定后，挑选合适的担纲人至关重要。

“要在渭河以南，莲花山以北，建造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城镇，让村民就地进城，再吸纳其他村庄的村民、置业者来到这里，总人数要达上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如果真的实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他自言自语，也是给副手们传递信息，意在说明此事十分重要，要擦亮眼睛找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

实际上，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开阔自己的视野，为寻找到合适的担纲之人打开思路。一个念头之后，他逐渐将目标锁定在驻京办主任孙多方身上。几年来，

听过孙多方多次工作汇报，觉得此人有思路有魄力有担当，当前缺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他和孙多方的私人关系之好是所有人知道的事实。

为了避闲话，他问：“孙多方此人如何？”

有副手马上说：“怎么就没想到呢，是个合适的人选。”

孙多方四十出头，形象标致，有干大事的派头。他国字脸，喜留寸发，身形稍胖，走路如风，干活的劲头从来都是十足的。有人比喻他是头狮子。至今到北京工作了六年，干得有声有色，跳跃了省里一级，很好维持和搭建了莲市和国家机关的关系网，对莲市及省里工作又积极支持。实际上，周边早有很多人看好他，都说若不出意外，下次换届，他有机会升任副市长、市长。

很快，副手们的意见达成了一致，认为孙多方是个最合适的人选。

孙多方接到余德兴秘书的电话后，马上买机票回到莲市。他不知道市长约见他为了什么。反正市长有约见，就得第一时间赶回来。

余德兴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言不讳。他做事向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话要说时，根本不给对方留什么情面。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也让很多人佩服。他把推动本市新城镇建设的意义、目标和想法如实讲给了孙多方。

“有人推举你担当此任，你意下如何？”

“能让我想一下吗？”孙多方有些慌乱，“……太突然了！”

孙多方本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此时显得慌乱，是因为他知道此事太重大了。一旦答应，就是许下的承诺。他明白一诺千金的意思。沉思了片刻。

五分钟的时间艰难地过去了，余德兴问：“很难吗？”

“是。”

“难在哪里？”

“我怕把项目搞砸了。”

“你担心的正是我担心的。这样吧，你如果答应了，那就努力向前冲。若有责任我担着，你觉得这样行吗？”

“那怎么行呢？我不是孬种！”

“这么说，你答应了？”

“是的。”

余德兴严肃地问：“请你说出来，你的信心如何？”

“军中无戏言，”孙多方表态说，“既然市长这么信任我，那我无论上刀山，下火海，都服从市长您的安排。您指到哪里，我就给您打到哪里。”

余德兴看着好朋友孙多方这股豪气、爽气，甚为高兴。

春节后，黄鹏宇召集了一次推进新城镇建设工作碰头会。

会议期间，黄鹏宇问余德兴：

“想到合适人选了吗？”

“想过了，有一人可担此任。此人是驻京办事处主任孙多方。”

“是他？”黄鹏宇有少许质疑。

余德兴马上讲了几点理由。最后说：“供书记您参考。”

黄鹏宇是了解孙多方的。不过，一定没有余德兴了解得又多又深而已。他是管干部的，此时敏感地知道孙多方是市长的人。基于慎重，没有当即表态。

过了数日，黄鹏宇跟余德兴在电话上说：

“我了解过了，有领导觉得孙多方性格过于张扬，太高调，搞人际关系是可以的，但心粗，缺经济头脑，因此推进新城镇建设工作令人不放心啊。”

“这样的。”余德兴马上揣摩书记的意思。

“当然，主要听你的。你是市长。是抓生产的。我只是一个提醒。万一选错人，我们俩将来就被动了。”

“是啊。”余德兴反应快，敏感地问道，“那，书记是否有合适人选吗？”

“有，倒是有一个，”黄鹏宇有意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前任秘书，邓岚同志。你应该了解他的。”

邓岚是现任发改委主任。据说能力很一般。早贴标签了，是书记的人。余德兴马上意识到将来不好指挥，长痛不如短痛，就直说了：

“两人相比，我比较倾向孙多方。”

“其实，没必要这么快做出选择的。”黄鹏宇流露出少许不满。

“这是我的感觉。”

鉴于余德兴比较坚持，黄鹏宇也没有再提反对意见了。毕竟，扛指标的事是由余德兴市长扛的。

就这样，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经过市委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的投票选举，孙多方被任命为莲市副市长。孙多方接到调令，星夜赶回莲市。也就这样，开发新城镇的具体任务落在孙多方肩上。当然觉得沉甸甸的。

此消息一出来，不少知道黄鹏宇对孙多方有微词的人斗胆进言，力证任用孙多方是个错误选择，望书记慎重。消息传入孙多方耳里，他一笑了之。

孙多方很快履新了。

他生于莲市，长于莲市。父母是一般干部。他的成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时常在关键节点上得到贵人伸手帮助。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到市政府工作，一干

就是五年；正好莲市和汉城交流干部那阵子，有领导推荐了他，他就以正科级身份在汉城市政府里干了多年；六年前，莲市对驻京办进行人事调整，他被挑中了，做了驻京办主任，副处级。北京舞台大，让他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获得余德兴市长的喜欢。

这次履新是余市长保荐的结果。一早就知道了。他不仅怀有感激之情，还愿为知遇之恩付出努力。做了副市长，就有机会做市长。都是常人，想市长大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毕竟是党员，信仰也得注意方式。一个深夜，一人坐缆车独登莲花山道观见了一名道士。道士是他很早认识的挚友。在赴任北京工作时就曾讨教过。多次重大决定都因为听了道士的意见，做了适当应对，回头看都是必要的。这位道士并非那种弄神闹鬼之徒，而是研究易经、道经之高人。两人一聊就是一宿。他深深记得道士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天机是不可泄露的，如果泄露了，那就不是天机了。解决问题要看深看透看远，要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纷扰中找到关键点予以突破。解决任何困难的办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在变化中把握机会和方法。这些道理并非能写在纸上，而是存于心，悟于行之中。

开发新城镇绝非请客送礼就可推进。本不想给自己立即压上巨大压力，可愣是在多日里让他每分每秒不自在。此事像只蚊子，在耳朵边上嗡嗡叫。夫人劝解他要放下，哪里那么容易呢？不少朋友向他祝贺，安排喝酒，他虽去了，却无法高兴起来。说白了，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即使再大的决心那都是徒劳的，因此才让他担心。

“孙副市长，这可是上天给你安排的大好机会，要牢牢抓住。”有朋友说，“干好了，做市长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到时别忘记哥们儿。”

“干杯，为咱们未来的市长一起干杯！”有朋友起哄。

一帮朋友“哗”地举起酒杯。孙多方喝酒喝了不少，但仍没法解除心中的压力。他说：“朋友们，你们可否想过，万一这个项目搞砸了，我可怎么办呢？”

“不会砸的。你有人脉，有能力。”

“我说万一。”

“以你的能力而言，不存在万一。”

“拆村建城是上面构思出来的，可老百姓是怎么想的谁清楚？”

“老百姓能懂个啥，”有朋友蔑视地说，“到头来还不是听你的吗？你代表政府，至关重要。”

向他道贺的朋友、同事不少，唯独缺一个人。他很希望此人能给他打个电话，可此人愣是没有打。此人正是莲东区的区委书记刘秦。和他是省党校同期

同学。

孙多方深知微博的力量，过了一日，指示新来的秘书王笑笑将政府将要实施的初步城镇化方案放在网上，听听百姓是如何评价的。

王笑笑按孙副市长的意思做了。二十小时内，被转载和评论了上千次。到了下午，她把很负面的微博评论整理成一份资料。

长夜一颗星：是不是对老百姓进行掠夺已经上瘾了？!!!

ma5260507：拔苗助长，运动式、一窝蜂式的城镇化建设，对人民心灵破坏，环境污染，若黑势力参与，最终将带来社会的动荡。

清风秀水 SLF：明显又是一场急功近利的疯狂圈地造城大跃进。

信天翁的梦：建立在榨取民脂民膏上的经济增长所获得的 GDP 就是狗屁……

莲花山 008：莲市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提出搞城镇化建设，本无可厚非，但必须遵守宪法，必须在老百姓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征地拆迁，否则可能演变成一场带有强迫性质的圈地运动。其后果很恐怖啊。

幸福吉祥：莲市的“城镇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实质上，只不过是“大跃进”的现代版!!!

海鹰一号：政治一旦绑架了市场，其血腥性和嗜利性是经济学和良知学者所无法诠释的。

爱 1603246470：城镇化就是土地财政的新来源。只管低价收购土地，再天价卖出房子，傻子都明白的事，恰又披上城镇化的外衣，岂不可笑？

痛斥小丑：当农民失去土地的时候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我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稳定社会，可见那些想一步就想赶上发达国家而急功近利的决策者们是多么的幼稚。莲市的官员们，别干出蠢事来。

老虎庙：百姓们，醒来吧，团结起来，严重抵制。

ABC：城镇化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是守夜人。

问道莲花山：这计划太虚无，太科幻了。

燕子在飞：这将严重破坏莲花山风景名胜的自然环境，呼吁决策者们，立即停止该计划。

老虎庙：又为贪官开了一扇门。这个体制是怎么了，悲哀啊！

王笑笑打印了一份纸质报告，亲手呈交给孙副市长。

她见孙副市长并不在意，就提示了一句：“评论好像很负面，其中一个叫‘老虎庙’的人议论最多，我只摘了其中两条。”

“此人是什么背景？”

“网上信息有限，说不清。”

而实际上，孙多方把自己当作一个游客，也到微博上转了一圈，凑了一下热闹，发表了一些看法。他也发现微博人“老虎庙”比较活跃。当然他明白，微博上的评论是不能全信的。虽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否认许多顾虑和看法是有道理的。他越看越纳闷，让他焦急，新城镇建设本来是想给百姓办件好事，但为什么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这么低呢？

想到这里，孙多方明白了做村民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2

传言中将要拆迁的十五个村从行政划分上分属莲市的三个区。

这些村庄，孙多方记得小时候去过。好像不止一次。至于最近的一次是哪一年哪一月去的，也回忆不起来了，估计是上初中的那阵子吧。但他记得，在莲东区有一处长安京师大粮仓遗址，说是汉代留下来的。不知道这处遗址是否还存在，他不由自主地取出莲市地图，翻开一看，上面还真有此处标志。心想，一定找个机会过去看一看。

记得前些天，余市长交换意见时抱怨过一件事。说多年来，时常有不少市领导下到这些村检查工作，当看到村里落后的状况时无不忧心忡忡，继而信誓旦旦，然后组成工作组落实村民致富方案，而结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等这些领导调走了，这件事就黄了，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面对现实，村人早已心死。所以，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就毅然离开，哪怕混在城里扫厕所、做苦力，起码混个城里人的好名声。还叮咛说：“多方，你可要办点实事啊。”此话，牢记于心。

有人曾统计过，十五个自然村近两千户人，在册约万人，可实际上只有四千多人在村里继续经营着土地。这四千多人的构成十分清楚，和全国广大农村现状差不多，均由老人、小孩及少数照料孩子的母亲组成。按照统一说法，把他们归类为留守人。老人叫留守老人，孩子叫留守孩子，女人叫留守妇女。其实，叫什么名称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这些留守人是鲜活的生命，有时孤独，有时无助，有时无奈，却无法得到排遣，滋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不少“三农”专家为此写

了不少文章，但因留守现象规模巨大，始终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孙多方已经拿到市委拟定的未来几年拆迁安置规划。规划中有个启动区，而启动区就选了张村和杨家坡。此两村相连，离市区最近，不过两公里，同时，村里实际常住人口不过两百户。看来，市委和市政府就拆迁安置一事还是十分谨慎的。

张村与杨家坡，行政上分成两个自然村，却紧紧相连。张村的鸡鸣狗叫，杨家坡能听到。杨家坡有人吵架了，声音稍大一点，张村也能第一时间传开。不少外人进了张村，一不留神就踏进杨家坡地界，还以为仍在张村呢。

张胡根担任张村村长。几年来，因为村里没有多少事需要村长出面解决，乐得一身轻。村里十年前不再设小学了，谁家有孩子要上学，就送到区里；几年前，政府给百姓减免了各种税费，由此村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不再有牵扯，也就没有过多的冲突了；勤快的村民想着挣钱致富，甘于现状的村民整天泡在麻将桌上；逢大年过大节村里才能见到一些年轻人，于是才有了少许生气。年轻人把城里时尚带到村里，却随着假期的结束而结束。张胡根本身不爱管事，懒得一年开不了几次会，即使开了，也觉得没啥要说的。要不是每月按时能收到三百元职务补贴，偶尔接待上面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张胡根真认为他这个村长是挂名的。由于张村人口少，没有设立村支书这个职位，估计也是觉得没这个必要吧。半年前，要不是市里来人私下为征地建城一事探探口风，张胡根才不愿意召集村民开会的。这段日子，因为市里吹风的需要，的确开了几次村民会，但也是无果而终。

再说杨家坡，不能少掉其中一个人，此人正是村长周彪。

杨家坡本来和张村各方面差不多，但由于有个周彪，两村的风气截然迥异。周彪表面上我行我素，口无遮拦，可做事自有一套策略。凡是领教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既然如此，必然引来不少非议，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张胡根的妹妹张杏花嫁到了杨家坡。多少年来，未曾和周彪发生过任何冲突，哪怕是很小的事。尽管她能歌善舞，但是一个话少又守妇道的人。留守女人之中有不少女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是非，她一丁点都没有。和哥哥家一样，也是四口之家。丈夫在市煤矿上班，合同工。大儿子大专毕业后到长安城工作，却因一次工伤致使头部受重伤被迫辞工回到家，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儿子的治疗上。二儿子也读了一个大专，毕业后去了温州。多年来，家境不如哥哥家宽裕。其